

诗抒胸臆

醉中天

■王养浩

一夜惊寒秋，举目尽衰柳。昨日骄阳照芳洲，挥手笑出游。云暗风大雨骤，不闻鸟啾，难登华舟。

题朱师归吴照兼忆旧游

■冯如

佳节好寻乡梓去，秋云雨后甚幽清。护城河水长盈翠，依巷柳风时啾莺。重过石桥摇桂处，昔闻夜市卖花声。天边远近叠高厦，还忆吴船调玉筝。

意犹未尽

桂香

■吴国煊文

夜来在小区散步，暮色渐浓，凉意微透。

忽然间，一股浓烈而清甜的香气扑面而来，如无形的手轻轻拂过鼻尖——是桂花开了。驻足树下，仰头望去，细碎金黄的小花密密匝匝缀满枝头，在昏黄路灯下闪着微光，竟让我一时恍惚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些被桂花香气浸润的旧日时光。

自小便与桂花结缘。童年时，每逢秋深，母亲总要蒸些条头糕，蒸笼掀开，白雾缭绕中，糕上撒着星星点点的金黄桂花，香气便如小精灵般钻入鼻腔，勾得人馋虫直动。还有那酒酿圆子，若没有几粒桂花浮在清亮汤面上，便总觉得少了灵魂，滋味寡淡。桂花于我，从来不是仅供观赏的花，它早已化作舌尖上的一缕甜香，是贫瘠岁月里最温柔的慰藉。

后来下乡到农场，日子清苦，伙食常带粗粝。一年深秋，一位农友来看我，踏着泥泞小路走进我茅屋。他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方形小玻璃瓶，凑到我眼前：“猜猜这是啥？”瓶身标签上赫然印着“桂花酒”三个字。

我向来滴酒不沾，可那酒液澄澈如琥珀，瓶口微启，一股浓烈又清雅的桂花香便迫不及待地钻出来，直往人心里钻。终究没能抵住这香气的蛊惑，破例抿了一小盅，酒液入喉，初时微辣，继而回甘，那桂花的魂魄仿佛在舌尖上跳舞，竟让我这素来不沾杯盏的人，也品出了几分微醺的暖意——原来桂花竟能如此慷慨，连酒也肯为它破例。

思绪被香气拉回眼前。这香气不似玫瑰那般张扬，也不如茉莉那般幽冷，只是沉甸甸地、暖融融地弥漫在空气里，仿佛把整个秋夜都浸透了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

晴好 ■赵雅洁

岁月悠悠

最忆儿时过年

■方鸿儒文

年关守岁除夕夜，最忆儿时过年味。

“票证时代”，按户发放，手持购粮证到粮店领取各类票证，包括粮票、肉票、布票、香烟票……堪称五花八门。逢年过节还可领到“年货票证”，诸如糖年糕、花生香瓜子等，给过年平添一份喜庆感。

“办年货”是过年的重头戏。采购年货分大小户：四口之家属“小户”，五口以上才是“大户”。冻鸡大户两只，小户一只。

若抢购不凭票证的年货，则要排队过夜——用几块砖头或一只破菜篮先占个位。这个艰苦任务，在我家大都由小妹完成。天色朦胧，小妹披件工作棉袄，便出门去菜场排队——很是辛苦！

年关将至，杀鸡宰鹅，弄堂里飘散着阵阵令孩子们垂涎三尺的烹饪香味，则是家家户户在准备年夜饭了。

每逢过年，在窄窄的厨房过道里，母亲总是会想方设法用几块木板再搭上一只临时碗橱，用来放置专为过年用的碗碟调羹砂锅，整整齐齐一排。

记忆中，一大砂锅黄豆炖猪手或水笋烧肉是过年必备的佳肴，九口之家可以一路享用至正月元宵。等我们都已进入梦乡，母亲总是一个人在煤饼炉前煎春卷或搯蛋饺，整个屋子里弥散着过年特有的浓浓馨香。

过年祭祖是宁波人的规矩。除夕下午四点左右，父亲便在八仙桌上供奉祖宗牌位，放上供品，点上香烛。然后带着一家老小上香叩拜。慎终追远，祈求福神，是过年最具仪式感的心灵熏陶。

夜幕降临，期盼了一年的年夜饭是过年中最具浓浓亲情的团圆聚餐。家中的一张祖传圆台面只有在除夕夜才派上用场。九口之家，团团围坐，享用着母亲烹饪出来的满桌美

味佳肴。

最忆儿时过年，此情此景，终身难忘！

我至今都很佩服：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，父母是如何变魔术般地变出八冷盆，六热炒，四大菜，两点的。真的，那绝对是个奇迹！

吃完年夜饭后的压轴戏便是父亲给我们发“压岁钱”。生活哪怕再拮据，压岁钱是孩子们一年到头最为幸福的期盼，一分也不能少！

“望子成龙”的父亲定下发放压岁钱的规矩：凭期末学习考试成绩单发放。我们所得分角虽有多寡，但我们都尽情享受那份过年的快乐，来自父母的祝福。

新年新事穿新衣，每逢过年母亲总是要把我们兄妹七人打扮得山青水绿。母亲自己裁剪缝制棉袄罩衫，纳鞋底做新棉鞋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母亲便把亲手缝制的新衣新鞋放在我们枕边，呼吸着簇新面料的清香进入梦乡。

大年初一，图个吉利，四点刚过，我便率先放响二踢脚“开门红”，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迎来新的一年！然后帮母亲烧煤饼炉子，切年糕。大年初一吃黄芽菜肉丝汤年糕是我家的传统习惯，那味道真是鲜美无比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大年初一，我便代父亲去天潼路大嬢嬢家，曹杨新邨小嬢嬢家拜年。大年初二便和弟妹们去蓬莱路大姨夫家，嵩山路阿姨家拜年，品尝满桌美味佳肴，和表哥表妹下棋玩游戏。

过年带着弟妹们去城隍庙看黑白无常，惊悚难免；看西洋镜，光怪陆离，则是儿时过年最感热闹好玩的趣事。

城隍庙里人流如潮，热闹非凡，我们边看边玩边吃零食。玩心未尽，再用压岁钱，买把大刀或宝剑，回家在小玩伴中继续炫耀，则是过年别样的骄傲。

最忆儿时过年，因为那是儿时记忆中最真切、最开心、最期盼，也是最难忘的日子。

生活故事

铁锅旧事

■成健文

锅碗瓢盆，厨房四大件，锅居首位。我们老家一带，厨房又叫锅屋，没有锅，做不了饭烧不了菜。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五十年前，普通人家的锅绝大多数是大铁锅。铝锅也叫钢精锅，是后来才有的，曾风行一时；再后来，不锈钢锅进占市场，风头更盛。从前的锅都很大，那年头庄户人家人口多，老老少少十几口的都有，锅小了，饭菜根本不够吃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间锅屋，基本配置大致相同，都是铁锅土灶大水缸。土灶普遍是两眼，上面坐两口铁锅，一个稍大，一个略小。其实选用多大的锅，往往视家中人口而定，比如尺四、尺六、尺八等等。这个尺寸是指铁锅的口径，以尺八为例，也就是一尺八寸，约合60公分。两尺以上的也有，却不多见，或许公家食堂才用得上。家用铁锅通常都是平口，不带锅耳。

铁分为生铁和熟铁。铁锅有熟铁制造的，但大多是生铁，也就是铸铁，直接用铁水浇铸成型，特点是硬度较大而韧性稍差，其锅体厚重，经久耐用。过去的铁锅没有涂层，生铁容易锈蚀，所以勤快的人家每回洗刷过之后，都会再用抹布擦干。

土灶以烧柴草为主，就地取材，不用花钱。做饭的辰光，灶膛内火光熊熊，有时也会浓烟弥漫。烟熏火燎，铁锅底部渐渐积了一层厚厚的锅灰，这样就会影响铁锅的导热，增加能耗，也费时费力。每隔十天半个月，父亲总会将空锅拎到院子里，倒扣在平地上，用小铲子刮锅灰。在铁铲和铁锅的摩擦声中，一片片锅灰簌簌落下。锅刮好了，重新安回灶上，地面留下了一圈乌黑的灰，包围着中间圆圆的空白。锅灰颗粒非常细小，颇似如今砸鼓里的墨粉。当年我们在小学里练毛笔字，有时也取少许清水调和一撮锅灰，当作墨汁来用呢。

土灶铁锅炖煮的饭菜，有一种

朴素而醇厚的香味。铁锅煮饭，自然会有焦黄焦黄的锅巴。电饭煲也能硬炕出锅巴来，却终究差点意思。从前的锅盖是木头的，十分厚实。新锅盖是刷过桐油的，这是为了防止开裂和不沾油污。农家的土灶上，还有一种专门洗刷铁锅的工具，所用材料是高梁糜子，即扎笤帚的那种，却比较短小，我们那里叫它刷锅把子。烧好一个菜，锅里舀进一瓢水，用刷锅把子一圈一圈刷几遍，水倒掉，就行了。

天底下没有用不坏的东西，铁锅也是一样。倘若时间长烧坏了，或者不小心摔坏了，是可以修补的。有一种手艺人叫补锅匠，肩上挑着工具箱，走村串乡，一路吆喝不停。手段高明的补锅匠，能将裂缝或有孔洞的铁锅修补得滴水不漏，甚至看不出粘补敲打的痕迹。当然，我们小时候并不喜欢补锅匠，因为铁锅坏了，能当废品卖，等到收废品的来了，可以换点零花钱，买糖买玩具。

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假如坏锅实在不值得一修了，父母就得去供销社买一口新的。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也算是置办一个家当，得反复挑选。从里到外检查一遍不说，还屈起手指关节敲一敲，听一听，因为有无裂缝，声音自然不同。新锅哪有坏的呢？但就是这样不放心，非得过了自己的眼睛、耳朵这一关，才高高兴兴捧回家。印象之中，新锅并不是乌漆墨黑的，而是一种崭新的铁灰色，有些铁锅底部还有一方清晰的钢印，至于标注的什么，我从未细看过。

新锅上灶，开锅前必须清洗干净，讲究的话，还得刷点食用油烧一下，再洗一遍。但油是那么金贵，这个程序我家肯定是能省则省了。新锅不能缺少锅盖，但如果先前的锅盖没坏，一般还会继续使用。

一口铁锅，大二尺左右，重五斤上下，承担着一年四季的一日三餐。在清贫的日子里，尽管它与山珍海味无缘，却始终默默地守在茅椽蓬窗下、陶碗瓦罐间。它与平凡的日子一起被消耗，直至某一天被遗弃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已两鬓苍苍，有时仍会想起阔别已久的故乡，那满是烟火气的土灶铁锅。

世相百态

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

■陈雪文

早上送女儿上学，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忽然她专说：“我们现在go to school。”我专注开车，没听出趣味来。她便又重复一遍，把重音落在“school”上——听起来竟像“事故”。

小儿天真，哪里懂得这个词背后的心理禁忌。我却仿佛本能一般，立刻沉下语气斥责她：“大过年的，别胡说八道！”

女儿霎时安静下来，一声不吭。而我心底，却翻涌起一层复杂的情绪。

那时候，我也像女儿这般的年纪。那年临近过年，我和小伙伴玩累了，一进家门就直奔厨房。迎面撞见的，是满满一筐刚出锅的萝卜丸子，黄澄澄、热腾腾，油香气直腌得人头发丝都腻在香里。

孩子的惊喜藏不住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哇！炸那么多丸子啊！”

阿婆不苟言笑，沉脸斥道：“灶神爷面前，别胡说八道，外面玩去！”

孩子有种弥补错误的本能，我立马改口：“哇！炸那么少的丸子啊！”

烧火的母亲噗嗤笑出了声，又慌忙忍住。阿婆一句话也没说，厨房里

热气蒸腾，可一个孩子想讨好的心是很执着的，于是我又脱口而出：“哇，丸子炸得不多不少，正好！”

阿婆终于憋不住，嘴角抿着笑，夹了几颗丸子放进碗里，一边递给我，一边撵人：“出去吃，出去吃，别再进厨房了。”

孩子总是记不住那些无处不在的“语言禁忌”，因此总在犯错。最让人困惑的是，有时候说什么都是错的。

我想，所有敬畏，最初都源于对身边人的爱吧。因为爱，所以怕他们受伤害，怕福气被说破，怕厄运被言语召来。这份小心翼翼，由己及人，渐渐成了不造口业的自觉。

如今，阿婆去世已十多年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变成神灵守护我们，每年回来团圆。但我已经读懂了她，读懂了无数个阿婆，无数个心存敬畏的人。

我已成了你，阿婆。正如我下意识制止女儿的口无遮拦。我的内心深处，相信言语自有力量，能温暖人，亦会伤害人。所谓禁忌与仪式，不过是人间爱的笨拙载体；所谓传承，是接过同样厚重的心意，守护所爱的人。